

# 明至清初时期的养心殿

李燮平

故宫博物院古建部研究馆员，  
研究方向为明清皇宫宫殿建筑史

## 养心殿与紫禁城规划的关系

紫禁城中的宫殿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养心殿亦不例外。

养心殿位于西六宫之南、乾清宫之西。从紫禁城规划的角度讲，东西六宫，是以乾清宫的前檐为界「序于左右」的。在东西六宫之前，乾清宫两侧的宫殿，类似前朝的文华殿和武英殿，属于内廷地区皇帝的便殿。但是这两个区域的宫殿，明初是什么情况，并没留下什么记载。

我曾经看过一份资料，其中涉及一些我们不太熟悉的建筑名称，包括瑶华殿、睿思殿、紫宸殿等等，这些建筑不仅统辖于乾清宫，而且都坐北朝南。但是由于史料本身存在一些问题——只有建筑名称，没有具体位置——所以，目前只是把它作为一种信息上的参考，不作为指认依据。

东侧区域，奉先殿毁于李自成焚

宫，现在的奉先殿是清代建的。明代奉先殿周围有廊子，西廊墙有门通神库。明代的太庙和奉先殿只祔享一帝一后，这样一来，庶出皇帝的母亲就得不到祀享。弘治朝，弘治帝把这里改建为奉慈殿，用来祭祀自己的生母。后来其

他皇帝也效仿，把这里的弘孝殿以及神霄殿辟为相同用途，从名称上我们也可以知道，都是更名建筑。其中弘孝殿就是由景云殿改称；神霄殿是由崇先殿改称，崇先殿又是由观德殿改称的。总之，正是由于明初的这种规划特点，给这里的宫殿使用留下了较大的可变空间。清代把这里建为毓庆宫和斋宫。现在斋宫的西廊下还压着一口明代水井。

属于西侧区域的养心殿，就建筑年代来说，目前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建于嘉靖朝，而且至今保持着当初的主体格局，包括殿前的抱厦及板墙仍然是明代遗制。东西小院的铜缸也是明代遗物。

清代除增建一座梅坞（前殿西）和隔火墙（前殿东）外，主体布局没有根本改变。

此外，明代的乾清宫和坤宁宫两侧，各有石头房子三间，乾清门两侧各有石头房子一间。顺治朝重建乾清宫的时候，因为当时没有那么多钱，这些建筑也就没能恢复。

## 嘉靖帝为什么重建养心殿

嘉靖十六年，养心殿和文华殿同时修理（文华殿的修理时间也有文献资料记为嘉靖十五年，应该是以动工时间为启算）。只有养心殿的施工被记为「新作养心殿成」，然而在这次修理之前并没有养心殿烧毁的记录，这说明嘉靖朝养心殿的施工并不是因灾重建，而是因需改造。

这就提出一个问题，嘉靖为什么要改造养心殿，或者说嘉靖朝「新作」的养心殿增加了哪种从前没有的功能和內

涵呢？我认为，能够体现养心殿新功能和新内涵的最重要的变化，就是藻井的使用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拿什么来认定？这就需要紫禁城的建筑制度和建筑关系有一个大体的了解。

我们知道，建筑的等级是以建筑形式来划分的，最高等级是庑殿顶，这种等级的建筑很少。始建于明代的，前朝只有太和殿和左右两阁，内廷有乾清宫、坤宁宫、奉先殿、英华殿、御花园的三座门以及紫禁城的四座城门。创建于清代的，实际只有皇极殿一座，还是一座没能按营建初衷使用的建筑。

但是在紫禁城的规划中，还有两座非常特殊的庑殿顶建筑，就是景阳宫和咸福宫。这两座建筑，体量不大，但是等级不低，也是东西六宫中唯一使用庑殿顶的建筑。这两座建筑，应该是专为贵妃起建的。明初没有皇贵妃，只有贵妃，地位仅次于皇后。皇后统御六宫，贵妃的职责是协助皇后。这个制度在明初体现尤其突出。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和定业之君朱棣，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都与元配的感情极深，而且都是皇后去世后终身不再立后，而以贵妃统御六宫。在

封典中也是贵妃用金宝、金册，与皇后相同。妃只有印，不称「宝」，用镀金册。可见贵妃的地位是很高的。

到了清代，景阳宫供皇帝使用，后殿改为御书房；咸福宫一度为妃嫔的居所，但在很长的时间内还是供皇帝使用

的。其内匾额虽已是乾隆御笔，但仍然是「内职钦承」四字，依然反映着这两座建筑在紫禁城的特殊地位。

我们再来看一下明代紫禁城规划中的核心建筑。

前朝，直接服务于皇帝的建筑，由



明人绘 嘉靖帝衮服像轴（局部）

# 延伸阅读· 《清代皇城图》

《清代皇城图》，原藏内阁大库，后转存于北平图书馆，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。

这张图中，大量保存着明代建筑的原有规制。包括前三殿、后三宫的斜廊。这种斜廊，在建于明初的青海瞿昙寺中还能看到。除此之外，还包括养心殿的抱厦等。

上世纪三十年代，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先驱学者、营造学社的刘敦桢先生，根据图中的建筑及有关记载，做过一次详细的梳理和考证，推断图的绘制时间在康熙十九年。原文的名称叫《〈清皇城宫殿衙署图〉年代考》，载于《营造学社汇刊》第六期第二卷，所以后世也把这张图称为「康熙衙署图」。当然，当时也有一些疑问。其他疑问从研究条件说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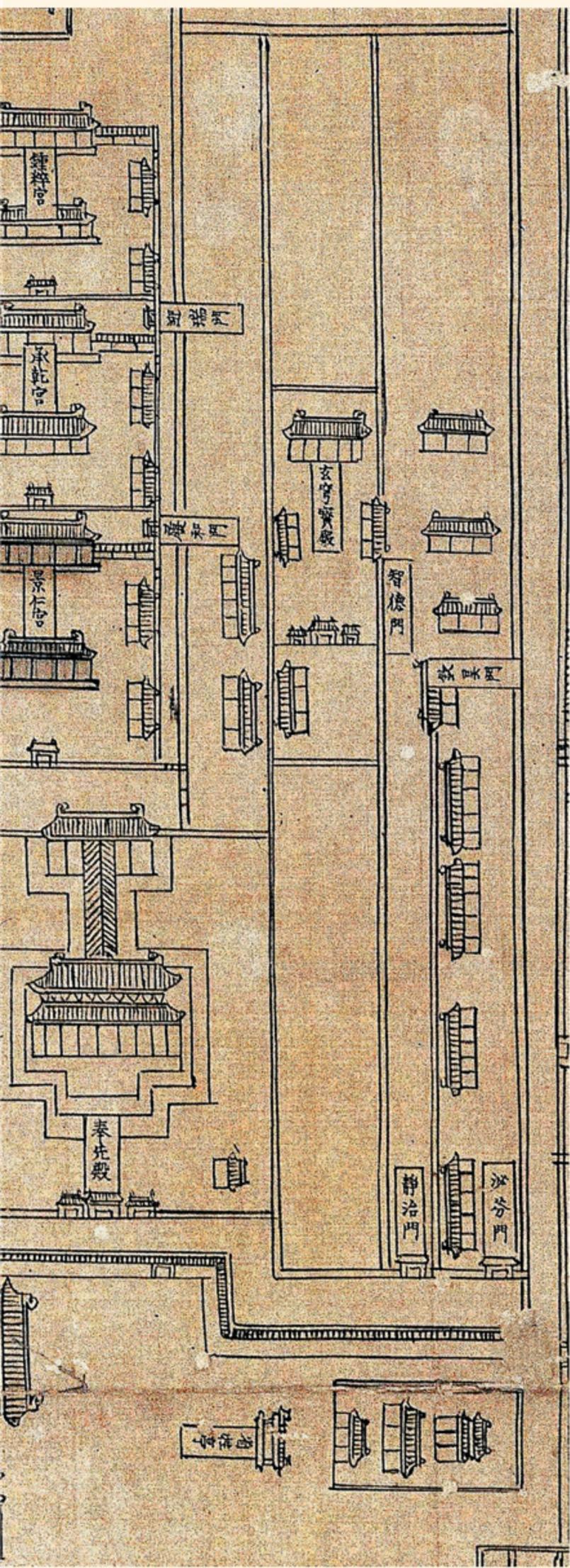
已经不是很难解决，这里我们只重点谈一下嘛哈噶喇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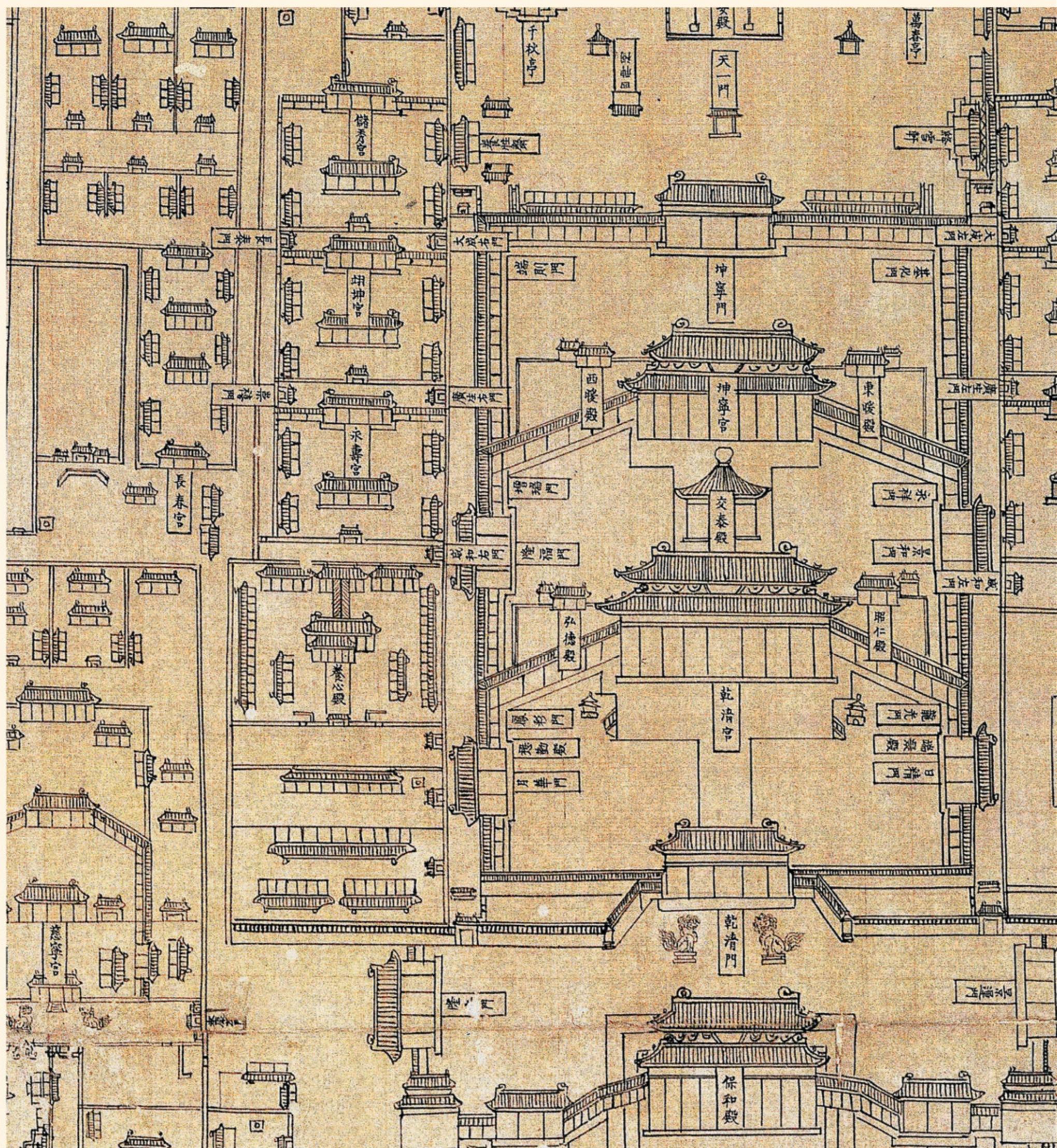
按《顺天府志》记载，嘛哈噶喇庙建于康熙三十三年，与刘先生对图的推断时间（康熙十九年）矛盾，所以刘先生认为，康熙三十三年，应该是「因旧扩增」的时间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嘛哈噶喇庙的前身，是明代南内的重华宫，也就是现在东华门外的普度寺，多尔衮入京后曾经把这里作为自己的王府。满族本来是部族关系，入关后，谁都想给自己争得最大的利益，除了跑马占地，还有居功自傲。顺治继位的时候还是个孩子，没有军功，实际是个受气皇帝，连身边的人都敢轻视他（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实录，这里不赘述）。孝庄下没

下嫁多尔衮是另一回事，但是如何保护顺治，维护皇权，对当时的孝庄皇后来说的确不是一件容易事。多尔衮死于顺治七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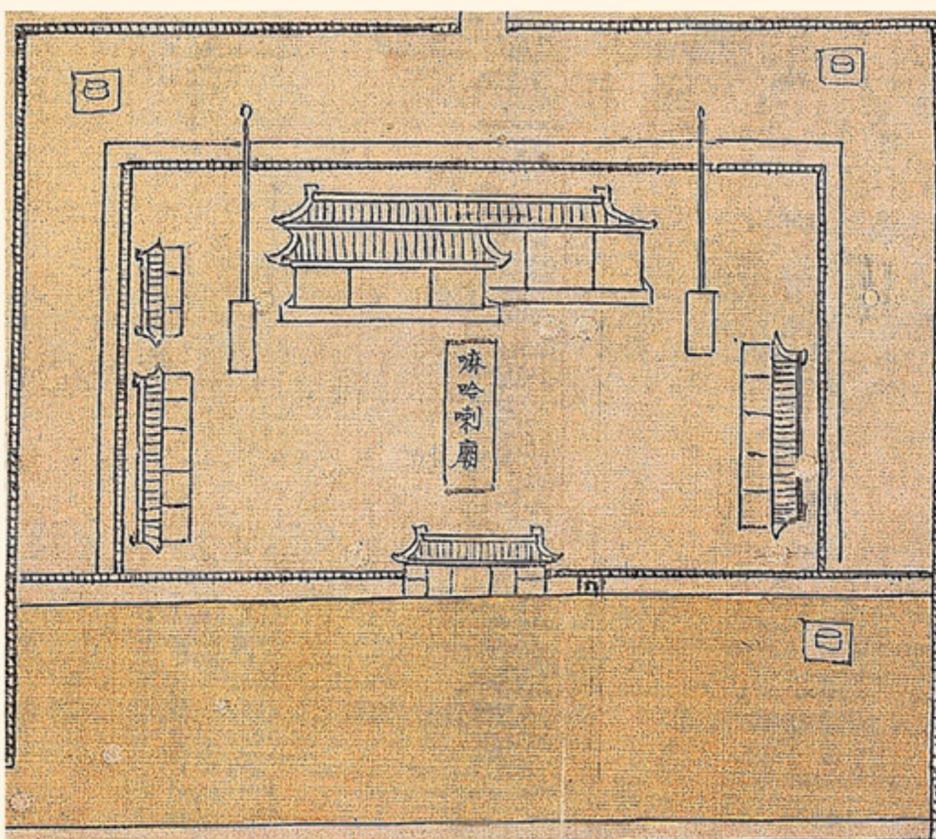
十二月十三日，死后十三天（还差四天就过年了），先论阿济格的罪，两个月后追夺多尔衮。把兵马收归皇帝，确立上三旗下五旗的制度，这对巩固清初的皇权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。这件事，没有孝庄的筹划，靠十三岁的顺治自己，很难做到。包括后来康熙除鳌拜，应该也有孝庄的影子。所以康熙对祖母的感情不是一般的深。

事实上，多尔衮并没造反的想法。如果他真反，可以说绝对有条件，清代的历史也会改写。这一点，乾隆皇帝心里明镜儿似的——一方面为祖宗开脱，一方面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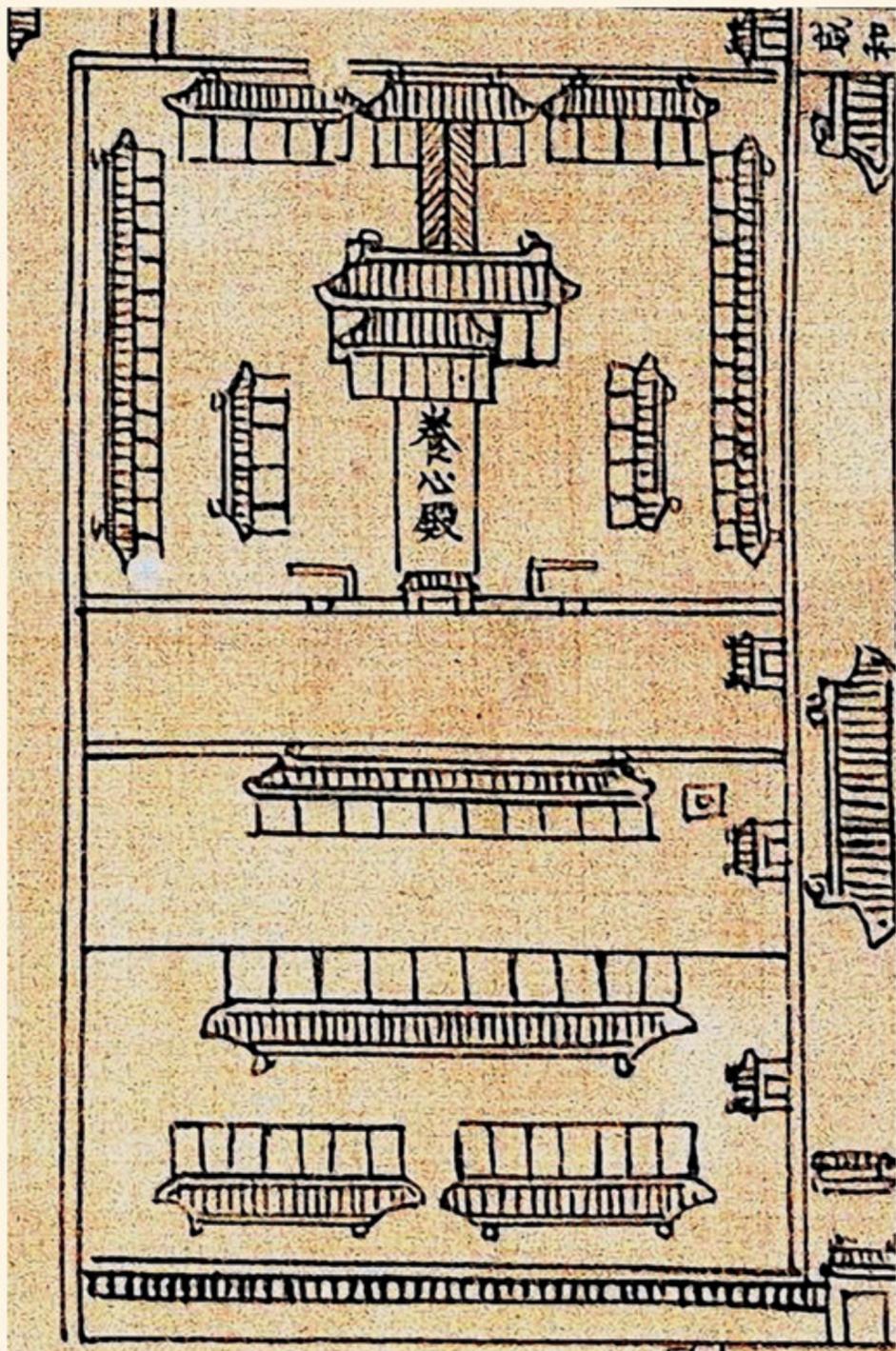




《清代皇城图》内廷部分  
图中右下角院落即上帝坛（昭事殿）



《清代皇城图》中的麻哈噶喇庙



《清代皇城图》中的养心殿

多尔衮修坟复爵。

削夺多尔衮本来就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。以孝庄的智慧，多尔衮被削封，王府的名号不可能再保留。清代在关外就建有麻哈噶喇庙，这里又有明代佛像，改为麻哈噶喇庙就成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儿。所以，从上述历史关系看，虽然麻哈噶喇庙的增拓时间可能是在康熙三十三年，但更名时间在多尔衮削封之后，才更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。这样一来，麻哈噶喇庙在图中的出现不仅不构成疑问，还对图的鉴定

是一种重要支撑。

除了麻哈噶喇庙，这张图还有两个格外值得注意的地方：

一个是东西六宫，都只各画了三宫。这对熟悉皇家建筑，又能绘制这样一张图的人来说，只能有意为之，不可能有其他解释。而这六宫恰恰都是顺治十二年到十三年修建的，其余六宫则是康熙二十二年和二十五年重修的。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，顺治朝的上帝坛，也就是昭事殿，是顺治十四年建的，位置在奉先殿的南墙外，这

个地方，明清两代都没有过其他建筑。而这座建筑，在顺治十八年正月十三，也就是康熙皇帝登基第四天就废除了。但在这张图中依然完好的保留着。

从上述几个方面看，我个人认为，这张图极有可能画于顺治十四年十月昭事殿完成之后，到顺治十八年正月（初七），也就是顺治皇帝死亡之前。这就为此图的鉴定和养心殿（尤其是康熙之前的养心殿）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。

太和殿、武英殿和文华殿，构成一个三角形的辅弼关系，并以重檐庑殿顶和单檐歇山顶区分主次。

内廷地区，供皇帝使用的乾清宫及养心殿等建筑，与外朝的太和殿、武英殿和文华殿的建筑关系及布局相同。

支撑后权的建筑，则是以景阳宫和咸福宫为支撑，与坤宁宫共同形成一个封闭形的倒三角。三组建筑都是等级最高的庑殿顶，以重檐和单檐以及建筑体量的大小来体现其差异与主次。

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藻井。

藻井（在近现代建筑中，会馆的戏楼和地方的戏台也有使用藻井的，它们与宫中的龙井不同，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范围内）一般认为是重要建筑的标志。这一点应该说没有错误。但是就上文所述的宫廷建筑来说，在前朝，核心建筑中只有奉天殿（也就是今天的太和殿）有藻井；在内廷，核心建筑中仅有交泰殿、养心殿以及斋宫（建于清代）有藻井。核心区的一些重要建筑，共同构成中心区域的建筑等级与布局关系，具有重要地位，但是这些重要的建筑中无论武英殿、文华殿、乾清宫、还是坤宁宫、景阳宫、咸福宫，全都不配

置藻井。在宫内庑殿顶建筑中，也只有奉天殿、英华殿以及创建于清代的皇极殿有藻井。然而，有很多建筑既不是庑殿顶建筑又不属于核心建筑，却安装有藻井，如南薰殿、慈宁宫、钦安殿、千秋亭、万春亭、御景亭、浮碧亭、澄瑞亭、寿康宫、延春阁和符望阁等。

装有藻井的建筑根据其功能和作用大概可分为三种：

一种是礼制性建筑。始建于明代的有：太和殿、交泰殿、南薰殿（篆写金宝金册等）、慈宁宫；建于清代的是寿康宫、皇极殿。

一种是宗教或祭祀性建筑。始建于明代的有：钦安殿、千秋亭、万春亭、英华殿；建于清代的只有斋宫。

另一种则属于特殊建筑，都位于园林中。建于明代的有：重阳登高的御景亭，以池水与金水河呼应的浮碧亭、澄瑞亭；清代只有两座：一座是建福宫花园的延春阁，一座是宁寿宫花园的符望阁。（前者建于乾隆初，寓意「延春」；后者建于乾隆中，寓意「符望」。两座建筑形式相同）

可见宫廷建筑中藻井的使用，无论是与紫禁城规划中的核心建筑还是与具

有庑殿顶的最高等级建筑之间，并不存在完全对应的关系。同时，由于宫中有藻井建筑多具有特殊的功能和作用。可见藻井所体现的并非是建筑的等级而是建筑的内涵和功能。这就是为什么说养心殿的藻井，是能够体现嘉靖朝「新作养心殿」新内涵和新功能的最重要变化。那么这个新内涵和新功能是什么呢？

嘉靖皇帝崇奉道教，喜玄修，登极不久就在宫中大肆举行斋醮活动，以致「耗蠹财用，日费不貲」。甚至，严嵩能升为内阁首辅，也是因为其善于撰写青词而受嘉靖帝青睐，故而有「青词宰相」之称。

嘉靖帝为了在宫内炼丹，在养心殿南、遵义门内院西南隅偏北的祥宁宫之前修建了一座无梁殿。此处附近经考古发掘，发现了明代门址，如没有太大意外，此处应该就是无梁殿的院门所在。以养心殿与此无梁殿距离之近，在炼丹的同时，增加养心殿的宗教功能，就成为嘉靖帝的另一需求。这同时也说明了，在养心殿举行宗教活动并不始于清代。



养心殿前殿明间藻井

景阳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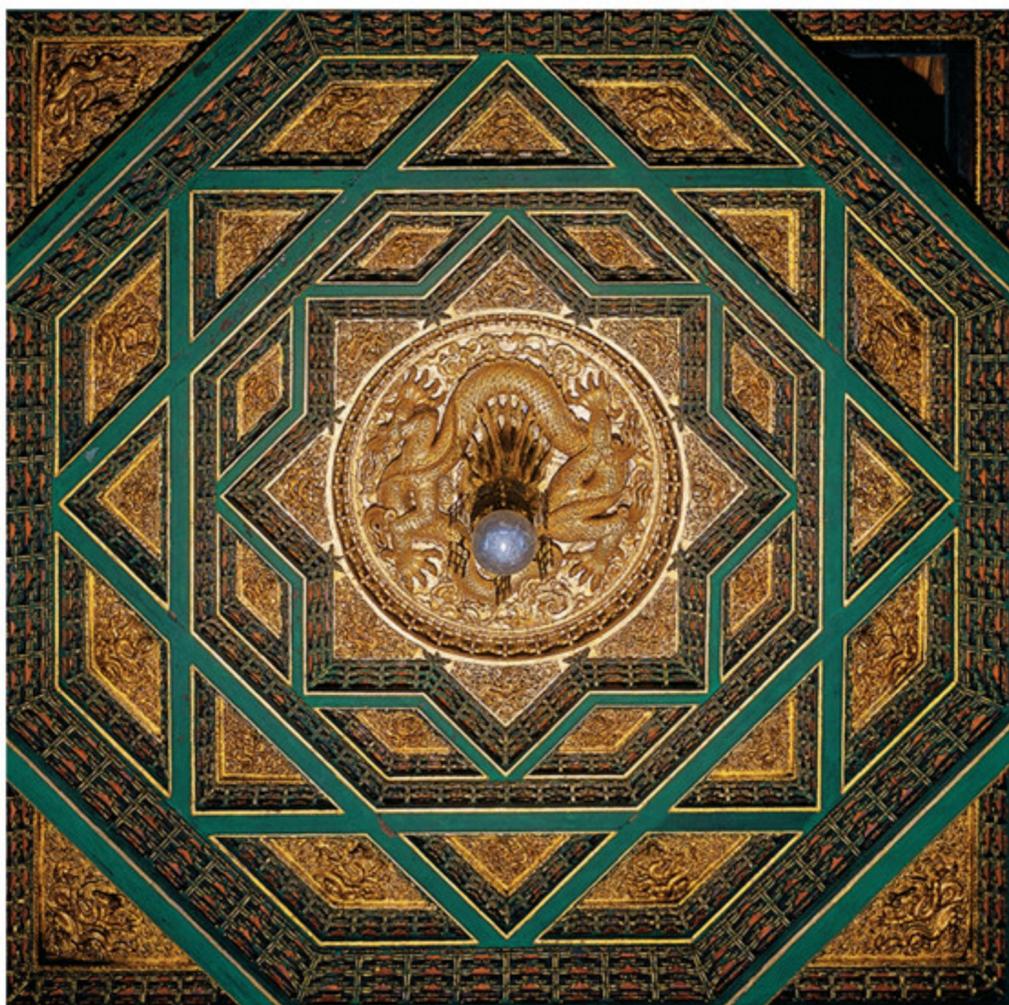


咸福宫



咸福宫乾隆御笔「内职钦承」匾





钦安殿藻井



御景亭藻井



南薰殿藻井



英华殿藻井

## 明代养心殿的功能与特点

明代建筑不好研究，是因为记载少，甚至没有记载。万历朝的养心殿虽然记载不多，但每条史料都很值得仔细研究。

《明神宗实录》记：

万历二十二年十一月庚辰。……以

养心殿颓坏，命葺之，工科给事中张涛切谏，降一级，调外任用。

这就奇怪了，宫殿的修缮本来是

挺正常的事儿，特别是养心殿这种建筑，在明代营建活动中，除非经费紧张，或是营建对象过于不合理，官员才会提出暂缓或中止的建议。六科掌封驳，对应六部，本来是替皇帝把关的，反过来抨击皇帝亲自下旨对宫廷进行的正常维护，没有这个道理。「切谏」的内容没有记录。但是如果联系当时的历史，似乎不

难找到答案。

张涛的切谏，针对的应该不在于养心殿该不该修。从万历十五年起，万历皇帝就一直以各种借口不上朝。不是今天头晕，就是明天脚疼，反正就是不露面儿。你连朝都不上，光靠在养心殿批几个折子，能有多大的意义？这是明摆着事儿。张涛的切谏应是由此事而发。

为了劝说万历皇帝临朝理政，大臣



明嘉靖 嘉靖款剔红云龙仙人图圆盒  
内径二四·四厘米 底径二五·三厘米 高一二厘米  
故宫博物院藏  
足内中心小楷书添金「大明嘉靖年制」单行款



明嘉靖 青花开光八仙图葫芦瓶  
故宫博物院藏

没少上折子，只是别人说话都比较委婉，张涛的直言极谏应该是戳到了万历皇帝的疼处，有点恼羞成怒，索性把他给轰走了。

《芜史》（明代太监刘若愚的另一部涉及宫廷史的著作）记：

养心殿牌、养心门牌、前东配殿履仁斋扁（匾）、前西配殿一德轩扁、后殿涵春室扁、东隆禧馆扁、西臻祥馆扁。已上前东配殿起，万历二十二年十月初九日添额。

横匾竖额，这里「牌」，就是我们平常说的「额」。从这里我们知道，原来的养心殿，只是养心门和主殿有额，其他建筑万历二十二年十月才有名称。

有意思的是，清代也只继承了养心门和养心殿的名称，其他仍称前殿、后殿、东配殿、西配殿、东围房、西围房。后边的东西正房（也称东西耳殿），直至咸丰朝，才开始有外匾。

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后面这段话，「已上前东配殿起，万历二十二年十月初九日添额」。对比前面的记录，一座已经残坏到非修不可的建筑，在这个时候挂上几块新匾，不仅逻辑上说不通，实际上也会显得不伦不类。

但是如果把两条史料结合起来看，所谓的「添额」，应该是有关建筑的定称时间，而不是悬匾时间。张涛「切谏」时候，养心殿应该也已经动工了。只有这样，两者才能形成一个合理的关系，否则其中一条记载只能被否掉。

万历二十四年三月乙亥。是日戌刻（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）火发坤宁宫，延及乾清宫，一时俱烬，上时居养心殿，密迹二宫，立火光中吁祷甚切，幸不至蔓延。

这条记录也来自《明神宗实录》，记录的是乾清宫和坤宁宫烧毁的事。换个角度看，倒不在于万历皇帝当时正住在养心殿，因此躲过一劫，而在养心殿作为明代皇帝的日常理政之地，本身就兼具寝息功能。所以养心殿「政寝合一」的功能，也不是清代才有的。

明代建筑大都使用廊来连接，火灾又多，一烧就是一片。三殿两宫烧毁期间，应该有不少位明代皇帝把这里作为临时寝宫。特别是永乐朝的三殿和乾清宫烧毁之后，长时间没能重建，这里应该曾经是永乐晚期以及洪熙、宣德时皇帝的重要居住地之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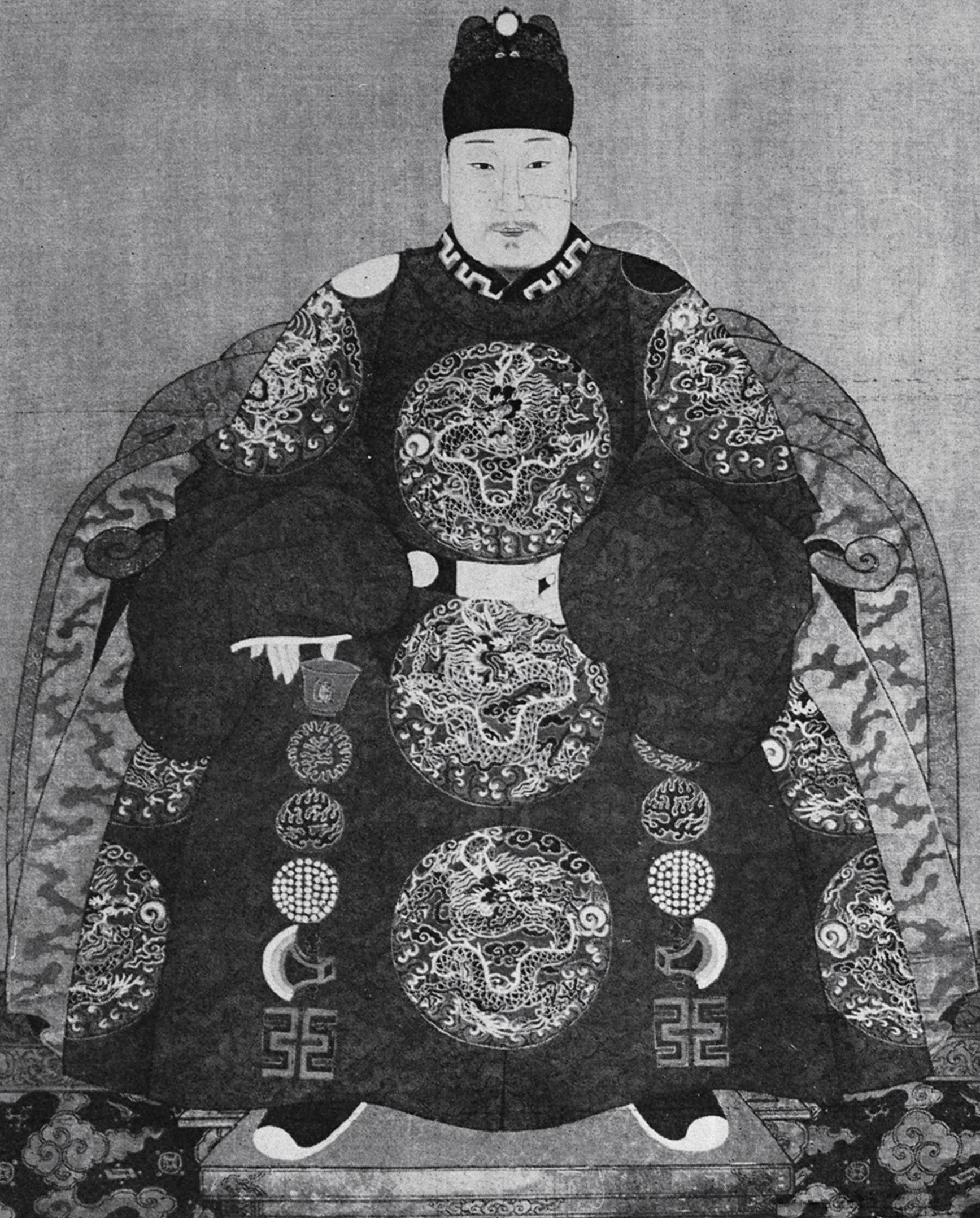
史书上记载明仁宗「崩于钦安殿」，很大可能是仁宗在祭祀活动中的突发事件，因为他人比较胖，非常可能突发心脏病。仁宗应该并非真的居住在钦安殿。

另外万历朝曾在养心殿后挖窖藏银子，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明代养心殿的使用情况。

故宫博物院古建部的彩画专家曹振伟先生，在燕喜堂发现少量明中期的彩画遗迹，其他同志还在燕喜堂发现了明代的砖。相信随着大修工作的展开，还会有更多发现，为养心殿的研究提供参考。

过月华门之西，曰膳厨门，即遵义门。向南者曰养心殿。前东配殿曰履仁斋，前西配殿曰一德轩。后殿曰涵春室，东曰隆禧馆，西曰臻祥馆。殿门内向北者，则司礼监掌印秉笔之直房也。其后层尚有膳房也。魏忠贤移膳房于怡神殿，将此房亦改为秉笔直房。（《明官史》）

明代制度，除了常朝御门和常朝御殿，还有处理日常政务的「内朝」，由司礼监等内衙门依次奏事，常制是每天两次。养心殿是听取内奏、批阅本章、处理日常政务的场所。司礼监掌印秉笔值房在养心门南。所属值房，在隆宗门外，共同构成直属养心殿的政务体系。



明人绘 万历帝袞服像轴 (局部)



「养心殿」牌

这就涉及养心殿抱厦围挡的设置问题。

国家有国家的秘密，个人有个人的隐私。对于家天下的皇帝来说更是如此。因为很多事情他既不愿意让人知道，也不能让人知道。

明初，皇帝与外臣关系都比较紧密，朱元璋废相，分设六部，大权总揽。永乐设置内阁，分担庶务，当时的成员虽然都很优秀，但是品级并不高，并无实权，仅备顾问。

洪熙和宣德时期，由于对这些旧臣都非常倚重，内阁的地位也迅速提升。但是这父子两朝和大臣的关系都有深厚的共事基础，明仁宗以太子身份监国的



青海乐都瞿昙寺俯瞰

瞿昙寺建于明初，寺庙最后一进大殿为隆国殿，图中可见大殿左右斜廊



明 余士、吴铎合绘 徐显卿官迹图册之“皇极侍班”（二十六开之八）  
纸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 
图中可见大殿左右斜廊



养心殿外景旧照  
拍摄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 
右侧可见养心殿前抱厦及板墙

时候，由杨士奇辅佐，宣宗以太孙身份读书的时候，曾由杨荣辅导。到正统皇帝这儿就不一样了。明英宗继位的时候，还没出阁，所以明英宗读书，是以皇帝身份开始的，给皇帝开经筵，也是正統朝确立的。由于明英宗缺少与大臣共事的基础，反过来重用身边太监。随着太后的去世和「三杨」的老故，终于酿成太监权倾天下的局面，自己也当了一回俘虏。

后来的皇帝，总是摇摆于两者之间，不经外议，径由内批的事儿越来越多，保密的要求也更为突出。即使如此，仍然不断有要求皇帝收回成命的事儿，提前走漏，就更不好办了。这一点，明清有很大不同。明代，外官有较大的发言权；然而在清代，很难看到切谏，更别说封还御批的事儿了。

但是我们知道，明代并没有玻璃（清代东西暖阁，乾隆朝仍糊窗纸，东暖阁的「明窗」即「取窗纸透明，亦寓明目达聪之义」），那么为什么还要设置围挡呢？毕竟夏天有开窗通风的需要。就像暖阁是对冬天取暖来说的一样，围挡是针对夏天通风时的保密工作来说的。所以板墙并不全封，只遮挡下半部，上边仍然保持空气的流通。



清人绘 顺治帝吉服像轴 (局部)  
故宫博物院藏

我不敢肯定这种设置是不是紫禁城

规划之初就有，但从使用功能看，其出现也不会太晚，因为板墙的设置，并不需要太高的智慧，一个简单的需要就可以决定。而且明代政治环境远比清代复杂，外有功能强大的内阁和直接服务于皇帝的锦衣卫，内有东厂、西厂、内行厂等太监特务组织。皇帝要想把这些都控制在自己手上，保密的要求远比清代高。当然，这些条件，也非常符合推行密折、密旨制度的雍正皇帝的需要。

这道板墙，目前见到的最早记载，是雍正七年重新油饰的记录。

## 顺治帝为什么启用养心殿？

清代第一个使用养心殿的，是顺治。顺治启用养心殿与当时乾清宫的情况有关。

多尔袞入宫后，出于多种原因，营建的乾清宫体量偏小，只和乾清门差不多大（大点儿有限）。直到顺治十二年，才按明代规制重新建造。但是由于工程质量不好，下雨就漏。

谕吏部，建造乾清宫所费金钱钜万，

宜乎坚固完好。乃落成之始，尚有可观。今经雨辄漏，墙壁欹斜，地砖亦不平稳，阶石圯缝，甚不坚整，此皆工部内官监各官疎忽怠玩，不用心督造，及匠役草率所致。（《清世祖实录》）

勉强支撑到顺治十七年三月，乾清宫就彻底不能用了。于是，顺治师法明代皇帝，以养心殿为临时寝宫，直至去世。

清初，对紫禁城的使用，有一种迟滞情况。一方面与李自成焚宫有关，李自成确实烧了一些建筑，但是没有传言的那么广。现存能确定的，有午门及其廊房、文华殿和奉先殿。太和殿和乾清宫虽然遭到严重的损坏，但并未变成一片瓦砾。另一方面与使用需求相关——给我们一个二手房，我们也不会搬进去就住。

嘉靖的无梁殿，万历、天启时还在，崇祯朝顾得上顾不上很难说。无梁殿有可能拆毁于经费相对紧张的顺治朝，并使用其中的部分材料修建其他建筑？我个人认为不能完全排除。东华门的梁架，就有都察院穿堂的旧料。

## 康熙时期养心殿的特点与性质

康熙刚登基时，依顺治遗诏以鳌拜等人为辅政大臣。但顺治订立遗诏时，并没有征求孝庄意见，而是在他死后才奏知太后。康熙帝登基时年仅八岁，鳌拜的辅政对皇权是一个重大威胁。一方面，由于乾清宫歪斜、漏雨的问题还没解决；另一方面，已经有过保护顺治经验的孝庄太皇太后出于政治上的考虑，决定让康熙帝依照顺治刚入宫时候的做法，以殿为宫，入居保和殿。只不过顺治住的时候叫位育宫，康熙住的时候称清宁宫。直到康熙八年，奉孝庄太皇太后的旨意，保和殿和乾清宫的修理才提上日程，于是康熙移居武英殿。十九年再修乾清宫的时候，移居瀛台。这些都说明，从登基之始，养心殿就一直不被作为康熙皇帝居住的选择对象。

虽然康熙不住在养心殿，但是康熙时候的养心殿的使用功能更加多样，多样到几乎没有主旨功能，他既在这里见过人，也让大学士在这里阅过卷（没成为常制），还在这里学过习、吃过饭，甚至把这里设为作坊，也就是大家熟知的

「造办处」。就建筑制度而言，单纯的「造办处」属于衙署，而养心殿又从来不是衙署。所以，要想给康熙朝的养心殿做一个相对准确的定位，有一定的难度。但是如果将其使用特点，与明清两代的政寝之地作一比较，康熙朝的养心殿更近于「几暇」之地。皇帝向来称自己「日理万几」，把抽空做的事，称为「几暇之余」，所以，我个人认为，康熙朝的养心殿，更近于这样一处所在。

康熙朝养心殿的功能，并不好笼统概括，然而康熙时期宫殿的变化，尤其是乾清门听政，乾清宫理政，东南西北四路行宫的修建，特别是避暑山庄的确立以及西郊园林的创立，对后来的养心殿的功能以及性质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。

康熙是一个比较喜欢实践的人。亲政之后，到康熙二十年之前，曾经把相当一部分精力用于治理黄河和淮河。特别是淮河，他亲自勘查，亲自筹划，在哪分流，在哪儿筑坝，好多都是钦定。除了东巡、西巡、谒陵、围猎、六下江南，每年还固定巡视塞外，时间长的时候能达四个月之久。

在京城，畅春园是康熙最喜欢的地

方，自康熙二十六年创建完成后，他即经常移驻或幸居畅春园，并且最终死于畅春园。他精力非常旺盛，既能从南苑直接转赴畅春园，也能一天能打一个来回，从畅春园回来，上完朝再走，回畅春园。

既然皇帝较长时间居住在宫外的行宫、园林理政，隶属于宫内的养心殿，其利用便相对减少。这一情况被后代皇帝继承，成为康熙之后很长时间内养心殿理政的一大特点。

## 雍正时期养心殿的变化

中国古代有守孝三年的传统，但是由于皇帝需要「日理万机」，故而「以日易月」，二十七天除服。除了继位典礼外，守孝期间要「避正朝」。清初继承明制，二十七天后照常理政，皇帝由倚庐改居乾清宫。御殿受贺，在百日之后。但是雍正皇帝做了一个改变，决定仍尽三年之礼，以养心殿为倚庐，守孝二十七个月。雍正帝在养心殿素服斋居，是因为乾清宫康熙皇帝使用了六十



养心门外东值房



养心殿屏风门

年，雍正说自己不忍心即位就用，于是把乾清宫的理政功能移到养心殿，也是「办理庶政，召对引见，一如乾清宫」的由来。

雍正朝的室外主要变化是在养心门外添建值房，最初为九间，后来达到三十一间。当时比较简陋，就是板房上面加铅叶顶，也叫锡顶，应该是铅锡合金，两三毫米厚。主要建筑的屋顶做灰背之前，也用它包角梁，防止漏雨糟朽，也称铅背。这种顶子比较薄，虽然能防雨，但不隔热，夏天还得搭凉棚。改成琉璃瓦则是乾隆朝的事儿。

再一个是养心门内的屏风门。《清代皇城图》中，看不出屏风门，不知是不好标示，还是当时糟朽不存了，目前见到的最早的是「雍正八年十二月，油饰养心殿木影壁」的记载。（《内务府广储司消费档》）这种屏风门，宫中原来很多。只是它需要不断地油饰、修理，否则容易朽坏。目前养心殿中的屏风门，其石座已经是光绪朝遗物。

雍正时期养心殿室内的变化主要包括撤康熙陈设以及对东、西暖阁的「葺改」。

建筑的主要空间是明间，养心殿的

明间，在明代就应该设过御座。雍正使用这里之前，下过一道旨意：「（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）朕意欲居月华门外养心殿，着将殿内向日一应陈设，敬谨收撤。」（《雍正会典》）说明康熙皇帝使用的物品，他都做了收贮，没有继续使用，而宝座是其中最主要的陈设。

养心殿明间的宝座换过多次，至少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以及垂帘听政时期，都有过调整。现在陈设的宝座也与清末有所不同，文案是补陈的。

雍正常对养心殿的「葺改」，主要在东、西暖阁。

雍正常朝曾于东暖阁建过仙楼，「雍正九年八月初八日。员外郎满毗传，养心殿佛堂铺地黑毡并东暖阁楼上铺地平的白毡，俱着换新毡铺设。记此。」（《内务府档案总汇》）但在东暖阁仙楼上陈设佛像始于乾隆。

雍正常朝在西暖阁，一个是开辟「勤政亲贤」殿和温室。我怀疑温室是雍正皇帝用来批阅奏章的地方。一个是做西暖阁佛堂，西暖阁佛堂的仙楼虽然建于乾隆初，但佛堂开辟于雍正常朝。「雍正九年三月二十八日。修理养心殿墙垣，意欲用黑毡遮挡等语奏请。奉旨：尔等

酌量，西暖阁现做佛堂洁净，敬谨遮挡修理。」（《内务府上传档》）

雍正养心殿区域的其他室内变化，主要在使用细节方面。这里只举几个主要例子。

雍正元年七月，东暖阁做开关围屏；十月，后寝宫（后殿寝宫）西次间做活窗、安吊屏。

雍正四年二月，东暖阁安玻璃插屏；八月，东暖阁换津砖。

雍正六年八月，后殿东二间改做装修；九月，后殿明殿做围屏，拆东西屋门扇做楠木口，东二间做挡门围屏。

雍正七年八月，养心殿后殿西正房、西围房四间改按装修；九月，西井亭做毡棚；十月，后殿按玻璃窗眼。

雍正八年二月，西暖阁添迎门壁子；九月，后殿东二间东山床添围屏。

雍正常朝的养心殿，尽管没有后世变化多，但确立了清代养心殿的基本用途和功能。

可以说，雍正常朝对后世皇帝主要有三个决定性影响：一个是秘密建储；一个是园居理政；一个是以养心殿为日常理政之地。其中两个都直接和养心殿有关。

园居理政把乾清门听政、乾清宫理



养心门

## 阅读链接：养心殿的门和路

宫中的门和路，有很强的礼制功能。主要建筑比如乾清门设三门，中门走皇帝，两边的侧门用于内廷典礼。清代乾清宫增加理政功能后，乾清门左门平常不开，无论是乾清宫，还是养心殿的召对引见，包括南书房、军机处等内廷执事大臣出入，都走乾清门右门。养心殿的赐见，只有年龄七十岁以上的大臣，才特许从内右门出入。我们现在从内右门去养心殿，实际享受的是清代七十岁以上大臣的待遇。

那么单门如何解决礼制需求，这就得靠路面了。像内右门、遵义门这些门，都是中央三路砖，两边栽牙子。太监、杂役人员必须靠最外、贴着门边儿走。内右门里的屏风门就起到将出入的人员分至两侧，使其各行其路，避免了出现横跨御道的情况。

清代的养心门就不一样了。除了皇帝，还供王公大臣和临时召见的官员出入。所以正对养心殿门的地面砖共有五路，中为御道，两侧为官员序班的地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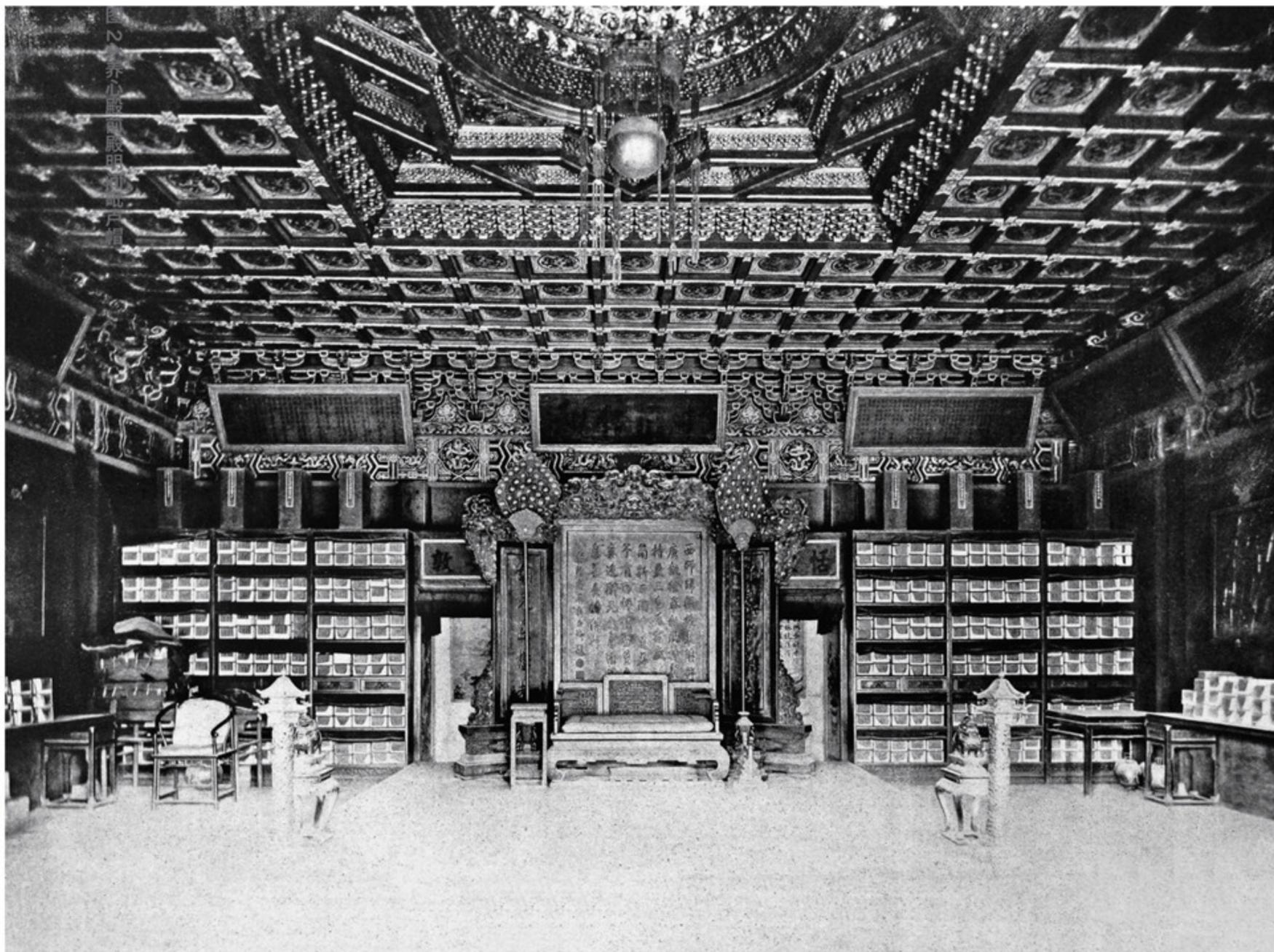
宣引的时候，举荐者将被举荐官员的名签，按前后顺序跪呈给皇帝，引班官按名签顺序，将被引见官员导引至抱厦下的丹陛上行跪礼，皇帝对照名签，唸奏履历，奏完退出。皇帝降旨，大臣承旨退出，皇帝还便殿（这里的便殿包括东暖阁或西暖阁）。

养心门内的影壁，中门只供皇帝行走，其他人由门的两侧进退。

影壁的另一个作用是遮挡外部视线。由于外面添建了值房，就会有人路过（当然这种穿行，只能贴近南墙——也就是养心门外玉环的南侧）正门。养心门外的值房前，与御路交叉的正道都不是供太监行走的，只用于相关礼仪，包括御用之物。

雍正登极的时候，根据相关礼仪，捧宝人员本应由乾清宫中道随行。雍正皇帝说，“玉宝虽皇考旧日所御，今传之于朕，梓宫在上，岂可竟由中路而出”，“着由甬路旁行”。按礼制他本来应该从乾清中门乘舆，也改在乾清门东门。

养心门两侧的东、西角门，虽然是供太监和执事人员行走的，但不能直进直出，只能贴边行走。所以东西角门并没有与门相对的正道。东角门贴墙往东走，西角门贴墙往西绕行，所以东西两侧的值房，都只在临近随墙门的山墙开有便门。对侧值房的山墙则不开门。



养心殿前殿明间内景旧照  
拍摄于一九〇〇年

政、养心殿理政，整合于圆明园。形成清代皇帝宫外园林理政，往往多于宫内理政的现象。直到圆明园被毁，才发生改变。以养心殿为日常理政之地，给后代皇帝留下两种重要理政影响。

一个是守制理政。在养心殿守制，本来只是他的一种个人选择，既没宣谕为定制，也没立为章程。而且遗诏嗣皇帝二十七天除服。这就使后代皇帝总是面临两种不同选择，一种是遵依旧制，一种是仿效先皇。所以总要经过一番劝慰，讨论，但是每个皇帝又都不会去做其他选择。这个不成文的制度，也就一直贯穿到清终。

一个是随宜理政。守孝期间，除了御门、御殿（仅重要典礼临御，其他时间仍只御偏殿），养心殿是唯一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。但出制之后，则是养心殿、乾清宫、圆明园并列为常制之地。并此构成清代养心殿的「守制理政」与「随宜理政」，两种不同时刻的理政属性。

另外守制期间的素服斋居，也与平常的斋戒不同，斋戒除了不茹荤、不饮酒、不娱乐，还包括不理刑名，不入内寝，不办可缓之事。斋居则只限于前几项，也是养心殿有妃嫔侍寝居所的原因。





养心殿前殿明间内景